

文化快评

科学家搞怪背后的文化现象

李思辉

据媒体报道,在中科院物理所,一群年轻科学家在某网络社区开直播,做实验,和弹幕互动,回答稀奇古怪的物理问题,短短几个月就成为网红,直播人气最高的一次,有144万人同时在线观看。

“高大上”的板正国家科研机构,与轻松娱乐的网络文化场相遇,不仅没有出现文化上的巨大冲突、碰撞,反倒形成了一种亦庄亦谐、寓教于乐的可爱画风,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这种意外看似有很大的偶然性,实则是一种科普方式的积极探索创新,预示了穿凿乃至打通两个文化场域的可能性。

现代社会,人的每一个行动都受到其所发生的场域影响,不同场域又往往具有相对独立性。比如在传统观念里,中科院物理所之类的国字头研究所,代表的是“高端、严肃、权威”的科研文化,它与很多其他领域的权威机构一道,构成了一种严肃正统的文化场域。而在以网络直播、游戏社区、“二次元空间”等为代表的网络文化场域里,人们热衷于轻松幽默、古灵精怪、个性随意,很少一板一眼地正经表达,构成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场景。

一群兼有科学家和新生代网民双重身份的年轻人,在严谨研究之余,登录年轻人最活跃的网络文化社区开直播,看起来只是一种“好玩”,实则是在穿越场域做科普。往台风眼里扔一颗原子弹会怎样?太阳为什么没有蒸发掉?雨滴从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为什么不会砸伤人?都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闪电为什么不走直线?——这些网上问题看起来“不大正经”,实则也是一种求解未知的本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十万个为什么》,权威机构的科学家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在实验室里认真直播答题,与粉丝互动,展现的是科学穿越年龄、阶层、文化差异的魅力。

长期以来,一些传统人士认为网络交流的碎片化太不严肃,不值一提。一些新潮青年则认为传统表达太过老气横秋,不好玩。两个文化场域虽并行于世,却泾渭分明,在一些问题上还互不买账。“老派和潮流的冲突”看起来尖锐,很多时候往往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的差异。同一个科学现象,用高深莫测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去推导,用密密麻麻的公式去推演是一种方式,用轻松活泼的生活体验去解释,用有些俏皮的搞怪话语去通俗解答也是一种方式。不能要求所有科学家都去开直播、当网红,迁就新潮网民;也很难要求个性十足的年轻人都与“主流表达保持整齐划一”。尽可能多一些交流融合,并不难做到。

“青丝与白发共舞,春华与秋实交辉。”学术讲究新老相继,取长补短,文化交流上也应注重相互了解、交流互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科院物理所的年轻人以网红身份和网民一起认真讨论“如何炸掉月球”之类的荒诞问题,既好玩又有意义。

炎陵县(原名酃县)大院,位于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西麓。这里,山高林密,景色秀美,素有“小庐山”之美誉;更是一块藏在大山深处的红色热土,她特殊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还鲜为人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院坚持了8年苏区斗争。期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是酃县苏

区的核心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时期,是苏区的大后方,建有军械厂、红军医院、工农银行、红色圩场等。那一时期,户籍人口1600多人中就有68名中共党员、44名共青团员、53名少先队员、26名儿童团员、42名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260多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在苏区斗争中牺牲600多人……

哨所旧址

大坝的红色遗址

革命遗址呈三角形分布,相互距离在一华里之内,且每个点都设在村庄的进出口上。这样一来,无论哪一处发生紧急情况,另两处的人员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支援。

这三处革命遗址落脚大坝,也是有原因的。1928年5月20日清晨,中共酃县县委机关在南岸段家垄突然遭敌人攻击,县委书记刘寅生等人牺牲,仅周里、王元吉两人逃出来。月底,他俩赶到宁冈茅坪,向毛泽东汇报了县委遭破坏的经过,并请示派人重建县委,领导酃县的革命斗争。随即,毛泽东在谢氏镇公祠召集会议,宣布重组酃县县委班子,由李却非任书记、黎育教任组织部长、周里任宣传部长,并要求随工农革命军锻炼的酃县赤卫大队170多人,跟随李却非等人回酃县帮助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建立以荆竹山、大院为中心并与井冈山连成一片的革命根据地。

6月初,他们经荆竹山到达大院

的东西坑。在西坑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委委员,重建酃县县委。当时县委机关驻东坑,当月中旬迁入大坝。同时,在大坝匡神官召开县工农兵政府代表大会,成立酃县第一个县工农兵政府。大会选举徐鼎燕为主席、周道隆任财政部长、何国诚任军事委员会书记、李惠云任财政部部长、曾纪林任土地部部长、周亚水任妇女部部长。

酃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扩大红色区域,逐步向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发展;另一方面则在中心区域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分田运动。从此,酃县苏区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到长征之前,根据地面积达到1363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68.22%,包括十都、西渡、大院、石洲、黄榔潭、水口、下村、平乐等地的115个自然村,并与井冈山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游击区面积达到635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31.78%。

从银行到医院

八县游击区的金融工作。1933年1月,酃县分行创办,行长由酃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袁宗元兼任,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银行之外,还有医院。1928年6月,中共酃县县委根据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关于“工会组织要积极担负军民伤病治疗和卫生防疫宣传的任务”的决议精神,在当时医药和医生都很稀缺的条件下,把一些中草药部中组织起来,在大坝成立了红军休养所,由廖德佑任所长,李坤光为医师。1929年1月底,井冈山失陷,休养所停办。当年5月,红军重返井冈山后,就在大院西坑正式成立了红军医院,还是由廖德佑任院长,李坤光为

医师。到1931年8月,红军医院不断发展扩大,在大院地区分别建立印子埂、石板头、荆竹窝、小视坑4个分院,医护人员增加到19人,伤病员最多时达100余人。因战斗频繁,环境恶劣,经济困难,医疗条件极差。他们自采、自制、自配中草药,以盐水代替酒精,用门板当作手术台,自泡药酒当麻醉剂,就这样医治好无数的伤病员重返战场。

1933年冬,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敌王东原部占领酃县,苏区范围急速缩小。红军医院也从大院西坑先后搬到桃源洞、焦石、青石、上洞、石禾坪等地。

无法忘却的纪念

总有几百人,人流熙攘,相当的繁华。

大院街北侧约400米处,有一座烈士陵园,山头松柏苍劲。当年,井冈山失守后,国民党张敬吾团围攻到大院苏区,苏区军民惨遭屠戮,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徐鼎燕在突围中牺牲,妇女部长周亚水等17名县、区、乡干部和赤卫队员被抓,被押到马鞍山杀

害。周亚水牺牲时已有数月身孕,胎儿尚蠕蠕颤动,刽子手又在她身上连捅数刀,凶残暴戾之状,令人发指。为纪念革命先烈,1990年,经人民政府批准,大院农场就在马鞍山南侧的山头,修建了这座烈士陵园。

历史的烽烟早已远去,但大院这些革命遗址背后发生的故事,仍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整理,去传承。

株洲风物

炎陵云上大院的红色往事

张晓建

从县城出发,一路上四周都是翠绿色的山,车开到石洲村柳坝组时起了山雾,到将军山时已是大雾弥漫,仿佛在云端荡漾。不多久便到了大坝,云雾也在此时散去,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受油然而生。

大坝是一个小村庄,零零散散住着几户人家,与井冈山支脉荆竹山毗邻。西北面是沟壑,沟壑那边连着桃源洞;东南部连着万洋山的主峰。当年这里有个山大王,叫朱孔阳,绰号朱聋子,盘踞大院等地五六年,国民党多次派兵进剿,都未能剿灭,他的经验就是利用山林转圈,他说:“只要会打圈,不要会打仗。后来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在讲开展游击战术时,告诉红军指战员:“我们不仅要会打圈,而且要会打仗。”

大坝有三处革命遗址,分别是中共酃县县委机关、第一个酃县工农兵政府、酃县赤卫大队队部旧址。三处

从大坝出发,沿着长长的山垄继续往前走,可见一突兀于前的高地,这里是湘赣省工农银行酃县分行旧址,只是年代久远,早为周边的林木所吞噬,但残存的屋基还依稀可见。在旧址的南侧路口旁,还有一个3米左右高的土台,这是当年的哨所所在,配有一个武装警卫班担任保卫工作,这里方圆几里都没有人家,当年的苏区把银行和国库放在这里,显然是出于的隐蔽和安全的考虑。

湘赣省工农银行酃县分行的建立,是根据1932年12月湘赣省工农银行的指示,拟定在酃县、莲花、分宜建立三个分行,指定酃县分行负责酃县、茶陵、宁冈、遂川四县苏区及湘南

从红军医院旧址出来,来到大院街继续寻找红色足迹。虽说是在大院街,却十分冷清,总共只有十来家店面,听说在苏区时期这里有30多个店面,一个早上就能卖3头猪。当地人介绍,当时苏区政府为扩大物资交流,活跃苏区经济,在这里建立了圩场,每月逢二、五、八开圩,来自板溪、石洲、黄榔潭三个区的农民和商人,



龙江书院外观

株洲往事

茶陵客家人与龙江书院

苏铁军

客家,《辞海》作如此界定:依广东方言,有“客而家焉”或“客户”之意,是汉族的支系。西晋永嘉年间,唐末及南宋末期大批汉人因战乱迁徙渡江,南下至赣、闽、粤等地,被称为“客家”,后相沿成为这部分汉人的通称。

茶陵地处湘东南偏远一隅,境内峰峦叠嶂,洞深林密,素有“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清”的美誉。古代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但相对比较安定,因此成为古代移民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和目的地。

客家人入茶,始于南宋,盛于明清。从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烽火连天,兵荒马乱,人民颠沛流离,闽粤赣三省一些客家人辗转迁徙,来到茶陵,栖身于紧邻江西的茶陵江口、桃坑、湖口、严塘及七地、八团等山区地带。

由于比“本地人”迟到,肥沃平坦的土地早已被占满,客家人入境时只能聚居在边远山区,寄身于荒山野岭,“开土筑室,以启后嗣”。长年胼手胝足,惨淡经营,不少人竟能渐渐富足,甚至行成名门大户。桃坑夏乐肖姓始祖肖振坤,道光二十五年(1845),单身一人由酃县(今炎陵)马坳迁入,栖身在俗称“上七下八”(上山七下八)里,时有劫匪出没的婆婆岭山麓一处久已废弃的仙道观中,开山造林,垦荒种地。他年复一年,没日没夜,孤身一人,餐风露宿,开垦出了婆婆岭大片荒山,最后成家立业,在婆婆岭山麓的夏乐建造了“九井十八围”(九个天井十八个花围)、“厢厢骑马桥”(封火马头墙)的房屋,形成里外三道围墙的大屋场,拥有山场18处、山地1900余亩。桃坑郑坑林姓,始祖自福建迁入,在荒山野岭中开荒造林,最后聚起积银圆30余万元。中元罗姓,始祖同样自福建迁入,开荒造林,最后发展到每年产茶油近万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很多客家人就是这样,凭着双手,吃苦耐劳,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家园。

安家落户之后,把耕读传家、兴学育人当作光耀门楣,出人头的法宝,并作为族规家训传承。“蟾蜍罗,哥哥哥,唔读书,没老婆。”“生子唔读书,不如养头猪。”“嫁夫要嫁读书郎,斯斯文文进学堂。”这些童谣、民谣和山歌,无一不是他们梦想的写照。“承先祖克勤克俭,启后嗣日读日耕。”“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后孙读与耕。”“绳其祖武惟勤俭,貽厥孙谋在耕读。”“书为至宝一生受用不尽,心作良田百世耕耘有余。”“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这些门柱楹联,无一不在诉说他们朝思暮想的期盼。他们每个宗族都辟有专门的学田,作为族产,用作办学育人的专门资金,确保子弟读书能做到“四有”(有老师,有场所,有盘缠,有奖赏)。读书人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邻里请客办酒,必请读书人,并作上宾款待,礼遇之隆,长官不及。考取功名者,必在其祖屋门前高高树立一对石桅杆,以

之树碑立传,光宗耀祖,激励后人。他们崇奉“三得”(写得讲得打得)之准则,遇事必先礼后兵,先以礼相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万不得已,才以“打”自卫。土匪强盗拦路劫掠,不得劫掠读书人和私塾先生。如有误伤,必须如数奉还并赔礼道歉。

但是,茶陵古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客家人不能入茶陵户籍。这条莫须有的规定蛮横地剥夺了茶陵客家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扼杀了他们通过科举入仕出人头的希望。于是,他们开办私塾,“私塾遍布全乡”(《茶陵县江口乡志》);之后或者迁入邻近的酃县、宁冈(今井冈山山市龙市镇),或者同境内的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取得茶陵户籍,以求得子弟入学读书。

清同治二年(1863),茶陵客家人不能入籍的陈规陋习终于被打破,客家人兴学育人的积极性更加高涨。蕉坪罗姓,人口不多,却出过庠士、贡生10人,家族成为书香门第,名噪一时。桃坑郑坑民国初年兴办的私立小学,成为茶陵县内最早的新学堂之一。坑口罗友坤捐献银圆1029元兴办学校,受到湖南省长公署授予三等金色褒奖。

客家人创办的最有名的书院是龙江书院。道光二十年(1840),茶陵客家人联合酃县、宁冈客籍绅民,捐款集资,于道光二十三年在江西南井冈江之滨创办了一所跨县书院——湘赣客籍绅民最高学府龙江书院。三县客籍绅民共计捐田100余亩,谷1000余担,以茶陵客家人捐助最多。

书院为砖混结构,穿斗梁架,封火硬山墙,阴阳瓦屋面。中轴递进,左右对称。由前后三进,左中右三组建筑构成。前院为门厅,中厅“明道堂”为授课场所,后进“文昌阁”为藏书楼。书院前置泮池,筑“状元桥”拱跨其上。书院四周筑以围墙,东西设两隅门(侧门),东名“道德藩”,西称“诗书圃”。书院共有建筑9井18厅,房屋100余间,曲径回廊相通,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朴实工整,宏伟壮丽。

书院以《书院章程》为规范,制订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士子师儒以科考功名为宗旨,以修齐治平为准则,管理得当,治学严谨,定期派出生员赴粤州、豫章书院学习。短短几十年间,培养了成百上千名客籍士子。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在龙江书院开办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谭震林、陈伯钧、贺敏学、陈士渠等150余人入院学习。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等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来到龙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毛泽东和朱德在书院会面,诞生了著名的“井冈山会师”。龙江书院因此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院校的摇篮”“朱毛会师圣地”。1961年,国务院公布龙江书院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医院旧址

中共酃县县委机关旧址